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三百七卷目錄

方術部紀事三



神異典第三百七卷

方術部紀事三

松憲錄唐太尉衛公李德裕為丹州從事到任未旬月有王山人詣門請謁與之及席乃曰某善投其數初未之奇因請處正觀備几案紙筆香茶而已乃垂簾靜伺之李與之偕坐於西廳下頃之王生曰可書之矣紙上書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生還歸國竟亦不知所去及會昌朝三度至一品第於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

集異記唐石曼有奇術在揚州段成式數年不隔旬必與之相見至開成初在城觀故聞往往說石曼術不可測盛傳寶曆中石曼卿書錄至湖州學院子弟皆在時晝月曼者進一免僉命作湯方共食曼笑曰可謂免脫藥志一事遂釘皮於地曼擊壁之上朱書一符得背曰恨慢是恨校遲曼兄曼弟之石曰欲請君共記卯年也至太和九年錢可復鳳翔遇害說在乙卯

宣室志有石曼者不知何許人也浪迹江湖之間有

年數矣通術元妙殆不可測長處中客於宛陵郡有

雷氏子常為宣城郡將一日與友人數輩會飲於郡

南別墅曼亦在坐其家南園得一魚長數尺放於舍

是日雷生與客俱深醉諸客盡去獨曼宿雷氏別墅

時曼覺方甚及明日視其魚已敗爛不可食矣家童

將棄之曼謂之曰此魚雖敗吾有良藥尚可活之安

可藥耶雷生笑曰先生矣失諸良劑安能活此魚

耶曰吾子幸觀之於是衣中出一小囊囊有藥數粒

投於敗魚之上僅食頃其須臾潤如初俄而搖尾振

鱗若在洪流中雷生驚異再拜謝曰先生之術可謂

神矣某輩塵俗驚聾耳先生高識若并刺之與雲命

焉得而為伍乎先是雷生有疾疾將年既而求其衣

中之月餅欲食其苦甚不可食及旦之丹至清

至廉爾曹俗人嗜好無節藏之內雖獲委集設使

以吾丹側求置其中則藏之氣與藥力相攻若水

火之交戰寧有全人乎惟不可食曼又言神仙不辭

得但俗慮多累若極從醫治徒有藥到病除之心安

可致乎會昌中卒於吳郡也

趙州昭慶民移元素者為小吏得罪於縣令遂逃跡

而去匿身山谷中忽遇老翁策杖立於長松之下召

元素謂之曰爾安得至此耶元素對得罪於縣令逃

逃至此幸見恩慈翁引元素入深山僅行十餘里至

一巖穴見茅簷客西向有侍童一人年其少居

於西齋其東齋有藥囊元素候火老翁自稱東真

君令元素以東真神之東真以藥十餘粒令元素領

之且曰可以治爾疾自是元素遂得健體後受符術

及吸氣之法蓋得其妙一日又語元素曰子可歸矣

既而送元素至縣南數十里執手而別自此以後行

行里中常有奇婦過期不還元素以符一道令觀之

其父即重於兒手中得所吞之符其神效不可具

述其後元素和法刊史杖股之凡月餘其戶如生曾

無妄獲之召至傾囊藥所致於是里人收瘵之時寶

曆元年夏月也

上黨有程遠人者有術創製為導滯導陰除毒縣

民唐李平家甚富忽一日無疾暴卒遠人嘗受平厚

惠聞其死即馳往視之語其子云爾父未嘗疾蓋為

山神所召始之前可活矣於是朱書一符向空擲之僅

食頃李平果蘇其子問父向安適乎李平曰我今日

方起忽見一綠衣人云霍山神召我由是與使者俱

行約五十餘里適遇丈夫朱衣仗劍怒目從容而至

謂我曰程斬邪召汝汝可即止於是綠衣者馳走若

有權朱衣人牽我復條來有頃忽覺驚然其家驚異

因疑問遠人曰所謂程斬邪者誰耶遠人曰吾學於

師氏鄭氏龍北郭得術得術因解而保茲養以予人

方信其不誣遠人後遂闢越竟不知所往

尚書王公卿度制南時有呂氏子衣敝策有飢

寒之色拉來勸公不為體甚快快因寓於旅旅月

餘窮之益甚遂遠寓所美滿於湖州府有市門監命吏

者召呂生而謂曰聞其所出臣生曰吾家於渭北家

貧窮老無以給旦日之養所恃公君之重來也昔

不遠而來某家貧賤而與之一謁而公不一顧豈非

命也曼曰某雖貧無食以圖君子之急然向者見

吾子有飢寒也甚不令今父為君子具食幸宿我子

下生無以辭焉呂生許諾於是延入一室寂然單陋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三百七卷目錄

方術部紀事三



神異典第三百七卷

方術部紀事三

松憲錄唐太尉衛公李德裕為丹州從事到任未旬月有王山人詣門請謁與之及席乃曰某善投其數初未之奇因請處正觀備几案紙筆香茶而已乃垂簾靜伺之李與之偕坐於西廡下頃之王生曰可書之矣紙上書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生還歸國竟亦不知所去及會昌朝三度至一品第於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

集異記唐石曼卿有奇術在揚州段成式數年不隔旬必與之相見至開成初在城觀故開往往說石曼卿不可測盛傳寶曆中石曼卿書錄至湖州學院子弟皆在時晝月曼卿者送一免僉命作湯方共食曼卿曰可謂免皮藥志一事遂釘皮於地曼卿誌之上朱書一符得皮曰恨慢是恨校遲曼卿兄弟語之上朱書諸君共記卯年也至太和九年錢可復鳳翔遇害說在乙卯

宣室志有石曼卿者不知何許人也浪迹江湖之間有

年數矣道術元妙殆不可測長處中客於宛陵郡有雷氏子常為宣城郡將一日與友人數輩會飲於郡南別墅曼卿亦在坐其家南園得一魚長數尺放於舍是日雷生與客俱深醉諸客盡去獨曼卿宿別墅別墅時曼卿方甚及明日視其魚已敗爛不可食矣家童將棄之曼卿之曰此魚雖敗吾有良藥尚可活之安可棄耶雷生笑曰先生安矣識有良劑安能活此魚耶曰吾子幸觀之於是衣中出一小囊囊有藥數粒投於敗魚之上僅食頃其魚頓活如初俄而搖尾振鱗若在洪流中雷生驚異再拜謝曰先生之術可謂神矣某輩塵俗驚聾耳先生高識若并刺之與雲命焉得而為伍乎先是雷生有疾疾將年既而求其衣中之月餅欲食之其苦甚不可食及旦之丹至清至廉爾曹俗人嗜好無節厥腹之內脂瘦委集設使以吾丹劑求置其中則厥腹之氣與藥力相攻若水火之交戰寧有全人乎惟不可食曼又言神仙不辭得但作虛多累若假從曼卿得徒有藥劑超勝之心安可致乎會昌中卒於吳郡也

趙州昭慶民移元素者為小吏得罪於縣令遂逐跡而去匿身山谷中忽遇老翁策杖立於長松之下召元素謂之曰爾當得至此耶元素對得罪於縣令遁逃至此幸見恩慈翁引元素入深山僅行十餘里至一巖穴見茅簷東西向有侍童一人年其少居於西齋其東齋有藥囊元素焚火老翁自稱東真君令元素以東真君之東真以藥十餘粒令元素領之且曰可以治爾疾自是元素遂得健體後受符術及吸氣之法蓋得其妙一日又語元素曰子可歸矣

既而送元素至縣南數十里執手而別自此以後行轅中常有華婦過期不遣元素以符一道令佩之其父即重於兒手中得所吞之符其神效不可具述其後元素和法利吏杖笞之凡月餘其戶如生曾無憂樂之容蓋佩靈藥所致於是里人收瘞之時寶曆元年夏月也

上黨有程蓮人者有術創製符為導滯導陰除昏縣民唐李平家甚富忽一日無疾暴卒連人當受平厚

恩謂其死即馳往視之語其子云爾父未嘗疾蓋為山神所召始之前可活矣是朱書一符向空擲之僅食頃李平果蘇其子問父向安適李平曰我今日方起忽見一綠衣人云雲山神召我由是與使者俱行約五十餘里適遇丈夫朱衣仗劍怒目從容而至謂我曰程斬邪召汝汝可即止於是綠衣者馳走若

有權朱衣人牽我復條來有頃忽覺驚然其家驚異因質問鄰人曰所謂程斬邪者誰耶鄰人曰吾學於師氏師氏龍北鄉郭得符因解而佩茲蓋以元素人方信其不誣遂入後遊關越竟不知所往

尚書王公卿師度判南唐有呂氏子衣敝絮有飢寒之哀投刺來勸公不為禮甚快快因寓於旅舍月餘窮之益甚遂寓所美滿於湖州亦有市門監命史者召呂生而詰問其所出呂生曰吾家於涪北家貧無以給旦夕之養歸師公之責未去也吾不運而來某家貧而與之一榻而公不一顧豈非命也曼曰某雖貧無食以國君之急欲向者見吾子有飢寒也甚不令今父為吾子具食幸宿我子下生無以辭高呂生許諾於是入一室寂然單陋

第五一四篇 之一 一葉

推薄垣無林樹因致被席於地與呂生坐語久
命會以陶器進飲飯而食訖夜復深淵呂生曰
吾早年好遊常隱居四明山從道士學却老之術有
志未就無遠於此惟九十年而人未有知者以吾子
困於羈絏得驚動於心耶今夕爲吾子設一小術以
致歸路若權之費不可乎呂生疑疑然然甚甚
其異史因取一銜合於地僅食頃舉而視之見一人
長五寸許紫綬金腰帶貌俊而拱揖愈度指曰此乃尚
書王公之魂也呂生觀其狀貌果類王公心默而
異之因戒曰呂乃汝之妻姑也家苦貧無以給旦夕
之贖故自涖北不遠而來汝宜厚給餼穀盡觀親之
道汝何自孫曾不一顧豈人心哉今不拜汝宜厚實
之無使爲富澤之客紫衣僕而拱若受教之狀又
曰呂生無僕可致一匹一僕讓一百匹以遺之紫
衣又僕而拱於是却以銜合於上有頃再落之已無
見矣明日天將曉謂呂生曰子可乘去王公旦夕
召子矣及歸慰其王公果使召之方見其謝曰吾子
不遠見訪屬軍府將股未果一日接言深用爲愧幸
吾子察之是日始解呂生驟幸與宴遊累日呂生告
去王公禮儀及饋二百呂生金奇之然不敢言及
歸謂北後數年因與友人數輩會宿語及重憶始以
其事說於人也
海南郡有楊居士亡其名以居士自目往往遊南海
枝節常食於人亦不知其所止謂人曰我有奇術
故舉人固不得而識也後將去郡會太守好奇者
召居士來甚喜且厚其饗命飲之每宴未嘗不者
居士居士亦以此自負一日使酒醉太守太守不

能容後又會宴於郡堂賜飲樂而居士不得預時有
數客亦不在太守召中因謂居士曰先生舊自負有
奇術來前者仰望之不暇一日遇先生於此誠幸矣
雖然今聞太守大宴客於郡齋而先生不得預其間
即不能說奇術以動之乎必先生果無奇術耶居
士笑曰此未術耳若試觀我爲君召其妓可以佐
酒昔日顯爲之居士固會與諸客環席而坐又
命小童兩西廡室久之乃啓之有三四美人自廡
下來裝飾華煥攜樂而至居士曰某之術何如諸客
大驚之殆不可測乃命列坐奏樂且歌客或謂其術
居士但笑而不答時督縣至夜分居士謂諸妓曰可
歸矣於是皆起入西廡下室中客相目駭然然尚
疑其鬼物故惑明日有郡中吏曰太守夕宴郡閣
妓果列坐何者仆地瞻息舉風起飄其樂器而去
迨至夜分諸妓方歸某客亦歸於舊所太守歸問衆
妓皆云無所見竟不窺其由諸客皆大驚因盡以
事對或告於太守太守歎異因謝而遺之不敢問於
郡中時聞風初也
唐太和中有周生者居於洞庭山時以道術濟甌
人壽數之徒將抵洛數之同途次廣陵舍佛寺中會
有三四客偕來將方中秋其夕雲月澄潔且月望
有說謂元明時某遊月宮事因與與曰吾輩
人固不得至其所未嘗聞周生笑曰某嘗學於陳亦
得焉且能擊月鼓之便鼓子信乎或患其妄或喜其
奇生曰吾不爲明則爲夜因令虛一室靜四垣不使
有纖微又命以粉散百員其僕僅而笑之且告客曰
我將搏取月去聞呼可來觀乃閉戶久之數客步履

中且伺焉焉覺天地顛倒仰而視之即又無恙若俄
間生呼曰某至矣因開其室日出月計忽一空盡明寒
客觀焉因以舉之其衣中出月計忽一空盡明寒
運顯骨生曰子不信我今信乎客皆拜謝之賴其
光因又閉戶其外尚待廚食頃方如初
因關扉進京平坊有官人夜醉入廬有買油者張
幃懸驢驢不遠者携之顛而落遂達一大家
宅門官人異之隨入至大機處下遂寢因召其家
婢之深處及其機榻下有太姬如也舉杖一筆錯
標渾渾渾其室中也及旦白如殿門注注釘其室
其油者月輪怪其油行而驟乃修廚食者悉病喉洩
王彥風尚書在汴州二年夏旱甚王傳李紀萬汴
因室王以早爲言李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此書四
頭石覆二枚每覆實以水得二匙皆以水蓋密泥之
分置於閣處幾前後設爐燒香選小兒十餘已下十
餘舍無小者竹晝夜更覺其覺不得少輒王知言試
之一日兩夜雨大注猶說龍與蛇所爲親至焉
某異說謂操者唐相國愍之孽子也性疏狂不恤相
國重加表旌於長改飾有過僇罪因監小吏之職捕
私錢一緡置於板下南山新後園出房門門恣
意縱橫從其所往俄後南山南入深遠獨行一徑半
窺來所居樓即驛驛山木疎櫺獨行二十里忽遇
人居因即欲入內有一白髮更謂曰汝既至可
以少遊遊其室內妻妾有風功二更後據道無所
執但念撥山而妻妾安焉月杳二更後據道無所
執但念撥山中所置據則應命一曳曰汝所乘道實

之可得乎哉用此依吾所約買之而還樣因曰據
大人方為屬相今者入京懼其收難且嫌非已當何
容使貨况繁之山門今已一月其存亡不可知也二
隻曰第休言教勿違憂苦操即出山定見其驍尚在
還來之而地足力其壯貨之果得五十因探帳中二
隻所示之舊惟買水銀耳操即為交易滿脫而歸終
縣遂及一覽之念二隻即以雅樂燒燬俄而化為烏
金因以此術示之於據自隔半年一覽徐稱操曰汝
可歸事三年之後當與汝會於牙羅燒燬斷不獲於
是辭訣及乘相繼歸其夜操過小軒則又入山收
歸木石峰樹木皆非向之所採也遂返服關因
告別其仲建於江湖至今無繼於世從事道者甚衆
操終無悔焉

唐年補錄唐大和中崔元冠為湖州牧舊有僧惠南
善藏術崔曾求之僧曰此術不難求但利於此者必
及除國司令君候一見耳乃遣崔市求一斤入瓦鍋
納一紫丸蓋以方瓦疊炭埋鍋頂而焙起謂崔曰只
成銀無以取信公宜度心懸一物則自成矣食頃僧
夾鍋於水盆中美曰公想何物崔曰想我之形僧取
以示之若觀金焉崔目巾巾為悉具之美此則神仙之
術不可厚誣但罕遇其流有自言者皆妄耳
邊史唐道士周應克有術數將相大條咸敬如神明
宰相段文良與賓客博飲茶兩生運數數破段起
旋謝不已良曰驚諸師曰乞且就慈惠交下不自
持笑曰與相公為戲也蓋飲茶備起遣段公代之
百勝羅道士潘在荆州百姓張七政善治傷折有軍
人損起求張治之張飲以藥酒吸肉取碎骨一片大

如兩指蓋有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腫痛復周
張張言前為君所出骨刺刺痛可遠見也果獲於沐
下令以湯洗貯於絮中其痛即愈王公子弟與之狎
習所其戲術取取馬一物再三按之悉成蝴蝶飛
又畫一婦人於壁酌酒酒而飲之酒無遺滴遂巡警
婦人面赤半日評其術終不備人

北齊項百唐李當與元夜城縣處士陳休復號陳
七子得於休復行止非類於往半連觀臨政所司收而
瘞之爾後施在與陳李爾異不取復問一旦愛女暴
亡妻遂憤成疾突無能療者幕客白曰陳處士真道者
必有少君之術能前之乎李熱之因敬而延召陳曰
此小事於初夜極燈殿燈如畫作一門諸夫人矢
聲而哭亡魂慘然滅矣然後戒勉令其抑制李由是
敬之

唐相國夏侯公致政貴後得彭素之術甚有所益出
鎮蒲中悅一鳩鵲不能承奉以致尾闕之患因而致
書夏侯侯長官者本反初僧也嘗依相國門庭亂離
後舉家寄於鳳州山公尋亦物故惟妻妾功子而已
夏侯歎此術於何使使滿有相公大獲遺濟其子名精
平時時入西川依託勳臣為幕下從事時人號為夏
侯平子乃世濟其部眾也僕聞之於張山人甚詳亦
當與藉相識籍子時羅籍與僕相知亦多舊交疑
其染夏氏之風然夏侯長官者得非相國之師乎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一日開筵命朝士看茶水銀
點制不悉眾官歡美以為清初曾遇至人良久張公

大英曰已非所能自來矣項任往研問便達一
道士謹此術術而求之終不可得乃令健卒縛於
山中以咒術之道士驚怕曰吾師多戲術術則不傳
聖死而已由是得傳其術他處今日奉承唯成丹也
非已能也

唐高祖成武郡縣好方術有咸士蔡政者以黃白干
之取凡一片研升一匙半塗入火燒成半粒將脂金
乃奇事也蔡生自負人皆敬之以為地仙公求之
不得久而事蔡乃得是得業於人詎器實為元芝皆
殺之王先王時有何法成者小人也以賣術為業
其妻欲有吞已居此北縣則在亮有錢納者因與
法成相識出入其家令其妻銀就其家飲酒而法
成以其內子得之而來其法此術秘傳遠近未得乃
令其妻告而接之法成自外還家掩扉後復進更
此術驚懼因謬授其法并成藥數兩釋縛而歸法成
聞此術以致發狂大言於人診解利術他日聚眾還
復主名入苑中與輔軍雖然不盡信法他日聚眾還
蜀更變伶情而已偶見漢安詠也彭顯光者與何
生切鄰幾得術中事為余記之

高祖顯祖後有申屠別為僕主術為呂用之唐段一
旦作鎮燕公命吏更長限股所在尋捕至萊州神院
中遇之擒得生奇其術錄解生自告僕吏更官
郵拜公吏以告之章連而見解人曰某身上有化金
藥欲飲元戎劉公臣等可乎奉審之遂拜入請因
得通達點點及半業以享之劉公許許乃盡以吸微
而飽之信皇在蜀降天使至現山即田令役勞也劉
公笑醉將藥金壽術於中使中使趙聞於中將泊

劉司空朝報行在典申生情往戚離此人今令他適田軍客衙之於遠江莊加害劉申皆不幸也有一子號申朝馬居湖州前存貼宋集在身則南朝劉司空董大監得申生四粒藥歸四宋奉一百於以慰好奇之心也王顯時有一士著城布衫常在街衢仍獲逆旅遇僕懷微武欲求其術堅誓不與遂於馬苑打殺之蓋不能任持所致也

唐世長安有宗小子者解黃白術曾在平康押莊與西川節度使陳敬瑄遊處因召失歡他日陳公遣通出鎮成都京師配離傳皇幸蜀宗生遊地亦到錦江然吳顯川知之遂逆旅登中郡消聲戲跡唯恐人知寓廬真觀修一爐大丹竟宗生解六子每旦運式者一日吉固無何失聲便謀他遁走至內江縣賴川老人更就所在害之所修藥道士取得傳教數家皆不判人莫知何也

某吳記陳李卿者家於江南辭家十年舉進士志不能無成歸隱樓下驚書判給衣食常訪僧於青龍寺遇僧他適因息於樓閣中以侍僧還於南山翁亦何僧方捧爐而坐相李卿就爐坐入謂李卿曰日已暮矣得無餒乎李卿曰實饑矣僧曰不在焉之奈何僧乃於後解一小簍出藥方寸止煎一杯與李卿曰粗可療饑矣李卿啜訖欣然暢適饑寒之苦洗然而愈東望有雲漫關李卿乃尋江南路因長歎曰得自消沈於河遊於洛冰於淮淞於江建於東亦不悔無成而歸翁聞之此不難致乃命僧重折塔前一竹葉作葉舟置關中清水之上曰公但注目於此舟則如公向來所願耳然至家慎勿久留李卿熟觀

之稍覺潛水波沒一葉漸大席帆既張帆若登舟始自謂及河操舟於望萊蘭者題詩於南樓云霜蟾曉時夕風急亂鴉又望萊蘭集此時輕愁悲且吟獨向蓮花一峯立明日天濤關發岸題句於關門東將通院門云度關愁志失志萬緒亂心機下坂馬無力搭門應滿衣計謀多不就心口自相違已作差歸討還勝差不歸自與吳凡所經歷一如前頭句餘至末妻予兄并拜迎於門隅有江亭晚望詩題於畫簾云立向江亭暮日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園已逐萍散鄉里半飄流本流川上莫逢諸釣叟浦邊難得舊沙鷗不藏前髮未遲暮吟對蓬山堪白頭此夕聞其妻曰吾試期近不可久留即當違棹乃吟一章別其妻云月斜吳艤白芷夕主重心酒至落愁飲詩成和淚吟離歌慘風笛別鶴怨鳴琴夜相思處秋風吹半金將登舟又留一章別諸兄弟云謀身非不早其奈命來違者老當暮此身猶路岐北風微雪後歸舟有妻時懷恨江上區區越試期一更後得登萊舟泛江而逝兄弟李卿勸其弟云歸謂其兄物矣一葉渡漢通遠至於渭濱乃世來後遊青龍寺地然見山翁獨揭而坐李卿曰歸則歸矣得非甚乎李卿笑曰後六月方知而日將晚僧向不至矣李卿還主人後一月李卿之妻于家金月自江南來謂李卿原世故未忘之語曰某日某日歸是夕作詩於西窗并開閣一室始知非夢明年春李卿下第東歸至襄陽及歸門謝若其所述當年臨別語尚新後年李卿成名遂授職入於南山云

搜者善書得幻兒近於役使鬼神會昌初召至京國出入宮闈武皇謂之曰吾聞先朝有明聖靈應於符籙者取羅浮山柑子以資御果萬里往來止於旬日我雖聖德不逮前朝卿之術復後劣於崇慶元長謝曰臣之受命未達元妙若得越山海恐遲聖德但千里之間可一日而至至日京都雷連石橋時已熱矣卿今夕當致十顆元長奉詔而出且晨曉始開金盤貯石橋於御榻俄有中使奉進亦以所失之數上聞靈驗通變符如此類王瓊妙於化物無所不能方冬以藥栽培桃李數株一夕繁英盡發芳華盡麗月餘方謝

雲仙雜記有術士於院開出彈子一丸皆五色叱令變化即化為靈燕飛鳴各執火令變即化二小婦交擊須臾復為九人院中杜陽雜編羅浮先生軒輊集年過數百而顏貌不老嘗坐於御榻前上令宮人侍茶湯有笑樂觀古市藥者而誤發時四年機二須臾忽變威老嫗顰皮縮背髮鬢皓然宮人悲於上前流涕不已上知宮人之過促令謝告先生而益贊却復如故上因詰京師無官靈幻花仙供二花普連枝葉各數百鮮明芳潔如瓊樹下又嘗賜柑子集曰昆山下有味適於此者上曰朕無復得之集遂取上前香玉以資盤饗之俄頃撤置即柑子至矣分饒滿殿其狀甚大上食之嘆其甘美無匹

大中遺事軒輊先生居羅浮山宣召召入禁中能以桐竹葉滿手振之悉成錢先生又能散錢其露用氣攻其髮一一修直如植

桂庭嚴談唐宣宗末廣陵貧人杜可筠年四十餘好飲絕粒每酒醉運床求飲有樂生列酒旗于城街之西常許以陰雨往他鄉所不及即約請此典飲率以爲常一旦大雷雨來求飲視典事者曰樂云既已喘促即撤物歸來不喜其說杜問曰何故樂曰有人將本服提攜收帳不識致爲鼠囓杜曰此間屋院幾何曰若干杜曰將年會記得一符其能却鼠即不知今日驗否請以試之或有微當可盡此屋宇永無鼠災樂得符依法焚之自此遂絕鼠跡

咸通初有進士張紳下第後多遊淮海間頗有道術或人名飲者合意則索紙剪紙蝶二三枚以氣吹之成刻而飛如此累刻以指收之候皆在手見者求之即以此術爲詭

天台碧志方溫天台道士受天師法劍符錄嘗呪水愈疾咸通末卒

仙傳拾遺張定者廣陵人也童幼入學天寒月感起早街中無人獨行百餘步有一道士行甚急顧見之立而言曰此可教也因問汝何所好答曰好長命耳還漢曰不難致汝有仙骨才過必成且教汝變化之術勿泄於人十年外吾自迎汝因以口訣教之定謹誦小心於家某孝亦曾私爲此術召鬼神化人物無不能者與父母往澧水省親至縣有音樂數劑衆皆觀之定獨不往父母曰此戲甚盛觀表皆去汝何獨不看都對曰恐長要看見不得去父母往定曰此有青州大說亦可看也即提一木瓶可受二千以來空中無物置於庭中曳步過三匝乃傾於庭院內見人無數皆長六寸七寸官將吏士女喧鬧滿庭

即見設幕於庭戲場局延隊仗音樂百戲樓閣車輦無不精麗如此宴設一日父母與者之至父復假脫於庭人物車馬至萬餘隊遙遙俱入庭內父母取瓶視之亦復無一物又從自以刀鈎剪割手足剝割五臟分剖四體良久自能其身聲聲若每見圍觀群風有人物音樂者以手指之皆能飛走歌舞言笑運動與真無異父母問其從何學之曰我師性樂海陵山神仙也已得昇天之道約在十年今七年矣尋辭家入天柱山去

孫卿保中和未有明經李生應舉如長安途遇一道士同行宿數日言意相入人相相別因言黃白之術道士曰點化之事神仙小術也但世人多貪將以濟其侈故仙道絕之夫至道不煩仙方簡易今人或貴重其難難其事皆非也吾觀子性靜而寡慾似可教者今以方授子可以濟乏絕而己如遂能不仕亦當不置衣食如得祿則勿復爲如爲之則食也仙道所不許也子疏方授之而別常業事數理而已每遇之絕依方爲之無不成就後及第歷州縣官時時爲之所憐少及爲南昌令復爲之絕不成矣從子習修爲沙門李以教九真之習修後經離止寶藥家絕銀錢二十兩以易衣時劉仁舉爲刺史方好其事爲人所告遂而免

傳其此唐濟陰郡東北里古山麓名古寺前路西第一院井其水至深人不可飲唯穢者已如血斯還古漢詩示曰可以同語之及發其井建宗曰某與同水味何如建宗及院僧曰幸甚建宗未脫袈裟者符置井中更無他法遂得此院二更後風雨驟黑還

古於廟中窺之電光聞有一力夫自以釣索於井中如有所釣凡電三發光迫四電光則失及旦建宗封其井三日後甘泉異於諸水至今不變還古建宗得道者遂求之云某非道者偶得符術求於不後後去太山不知所止

道教靈驗記天台山中上管官裴師修養之暇亦以有術教人黎州居人葉氏其富億計忽中在臂之疾獄年不瘳數月沈頓後乃叫號號笑稱瘳瘳瘳力散數人初以絹索繫繫之俄而絕出通衢犯公署不可支官以富室之子不能加罪獨有所犯約求其家嚴爲爭衛加持職制數僧祈禱鬼神之靈無所不作其能較較其家素不信道復有人謂之令詣天台隨上管官葉尊師符可祀此疾不然其知可也乃備辦酒器入山請符得符師曰此符到病家疾當愈矣無以器盛爲用盡師之使者未至三日疾者方作斷絕投石舉家閉戶以拒之折關投石力不可要如此狂狂狂人所遇忽忽遂散各歸其室詭洗巾櫛束帶都足執板聲折於門內道左其色怡然一家忻喜爭問其故笑而不答但言天使即來飲食都忘不暇服我食爲企鵝足延頸望風汗流浹背不敢爲他他此三日三夜使者持符而至入門迎拜惟呼踴躍前導得符服之頭眩食頃疾已瘳矣由是起謝山門厚施金兩謝師符一家修造還淨室道宣旦夕焚修爲初玉齋醮二符已吞之一貼房門之上上之使使酒飲之隱於符下葉見一神人介金劍劍長可三四寸從符中出去甚香拜謝而不見其符數日親戚家女使近患風疾尚未甚

因家業房之創立且未定忽叫一聲某見符中將軍如前之形樣劉加女使頭上問其故云適有神人以劍於東上斬下一物墜於衣領中令二三女僕捧持驗有蛇頭如指斷在衣領中血氣滿面風塵之疾目此亦愈

北夢瑣言唐李常侍相之子貽策賀古漢光化中與諸朝士遊地梁川郡日遊鄧寺以散齋寺僧有與公者因與相相識每晨傳出或赴齋請符在寺即不屈據其房請其某息久而爾焉乃曰李常侍在寺乎過願乎或一日從容謂相曰世有黃白之術信乎好之乎相曰某雖未嘗留心安敢不信又安敢輒好僧曰黃道之每拂齋出幸為修功德因緣也仰常侍德尊敢獻信符贈送再三竟得其術爾後最受三審朝相四人推相思知每遇一公載誕之辰乃獻銀藥至此外外雖家屢空終不自奉亦不傳於子孫遂卒幸李璣乃璠弟也書胡恩話之廣成杜光庭先生常云未有修道而希得仙術得之必致禍矣雅名行誼諸君往往得之即李相之謂也
浙江通志唐澤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名字居杭州曹橋福慶後書有少年寄止李齋得以異術能知九州內外吉凶事既而日間人何用知是乃却之一夕少夜來投之符篆却疾法赴者知市處州府志唐趙初陽道人字必復石室有雷使一紅字學道術能役神治疾無不愈愈呼即叩可致雷雨時令小兒伸掌書一雷字呪之聞手即響鳴輒能辟邪書兩於漆安縣薑汁呪符而點昏黑人稱趙黃雷又稱趙黃使

江西通志唐黃洞源桃源洞人有道術能以符水勒鬼神時號三洞法師
唐丁元真字仲誠尋陽人得道法役使鬼神康王谷有王并時銅馬為妖氏祀之元真移其廟於瀟西遂息

唐伍之奇有道術卓卓成泉名秦龍池
湖廣通志唐童志高者感人有異術相傳志高一日以早刺泉范公塘謂其弟子曰吾若駕龍入泉窟當索符與我及志高從水中出手持符有毛弟子大駭志高遂沒不出士人祠之至今購祈多驗
指神錄陳某者泉州晉江至也善禁咒之術為人活疾多效者漳州旅旅旅征其子病狂人莫能療乃往請陳陳至蘇氏子見之鼓掌大罵某曰此疾入心疾乃增於堂中戒人無得觸視至夜乃取蘇氏子臂為兩片懸堂之東壁其心懸北壁下某方在堂中作法所懸之心遂為大食某求之不得驚懼乃持刀宛轉於地出門而去主人弗知補其作法耳食頃乃持心而入內於病者之腹故髮連比其腹遂合蘇氏子既將但連呼連進連鋪家人莫之測乃其日去某十里某有婦吏手持官文書此於道傍初南中驛路二十里至一遇鋪吏持符以次覆投欲近前鋪吏連呼以驚之乃棄取歸吏之心而面語蘇氏氣愈如故
指神錄余徐明府者應而有道術人莫能測河南劉崇遠弟也其妹為尼居楚州常有一客尼寓宿忽病癰疽且死其妹某之某其兄病者身中有氣如飛蟲入其妹衣中遂不見病者其妹亦病俄而劉氏舉院皆病病者輒死劉氏寄書南還求於明

府使曰爾有別業在金陵可致令陵鋪一匹吾為爾療之知言遂相告若日劉氏奉一道士裝而而至以扇拂其身身中白氣騰上如炊煙遂經輿來能食異於常日頃之發封箱而至日置箱席下窺其上即差矣如其言遂愈而觀其術乃一持爐道士如所著者

北齊瑋王高澄時閩州人何奎不知何術而官事甚敏又非上人僕射見其術之近貴咸神之驚疑肆有惡白者傳於南世奈何見之謂曰爾所苦我知之矣我為爾尋少靈劍銀質之屬爾能致之乎即所苦立愈奎者欲飲之因謂曰爾求必有人指功德供養之具有焉亡者之魂無依故遣為此出但去之必獲也應者歸親功德堂內本無他物付思人之老母曰佛前妙勝乃重聞時他人之物曾取而置之爾非此乎遂遣去乃仍修齋儀疾遂痊愈其靈劍之贈
僞王蜀時蜀山高唐親道士黃萬戶學白虎七變術又云學丁法於道士張君常持一鐵鏡視疾不以財物外僕或州刺史文思報亦有數術曾剪紙預投於盆內而活萬戶投符化糧而食之其鐵鏡為文思特收之歸至涪州入其囊而却歸黃矣
桂巖縣談護軍李將軍金龜龍海日寓於閩元年以朝廷徵稅未復西歸一日有一小蛇縱介一道人曰活彼大之事護軍乃起而顧之自以此常與之善一日語及黃白事道人曰唯某願得之可求一鼎客五六萬已東者得金二十金爾當得日之白水銀藥火候足而提之其蛇身月終而復始李喜其說願棄

有金幣可及其數以付道人諸鬼既備用火之後日親自有輪居數日覺有微倦乃令家人親覓守之數日既滿毒未復而後金幣爆然不虛矣李拜而信之三日之內添換有一日道人來來來一切如舊疑之低低再宿初且訝其不至不得已磨爐而視之不見其金矣事及導引小校代填其金道人亦無蹤跡

野人閑語趙師者本遂州人飛符收人疾病於鄉里間年深矣又善役使山魈令其書畫騰蛇所居前後百里內絕有妖怪鬼物為人患者有民阮慶女為精怪所惑每臨夜則被執似有所伺必迎投所喜言笑自若名曰醫察即先知姓名理道齊肅尊師教解趙曰不勞親去但將吾符貼於戶牖間自有所驗乃以白湖米書大符與之還貼於戶至一更間有巨物中擊之聲如冰墜地遂擲燭照之適一巨龍宛轉在地遽巡而死符即不見女過醒然自怪驚駭涕泣環達碎體之首棄於庭間却詢尊師備陳其事趙慰勞之又與小符令女吞之自後無恙大符即却歸於案上

被禍遺志遺到道秀客寓人少往署點山體和光道人為師後有家兒莊客暴死與之立活又劉氏妻暴死治之立愈嘗有甚惡夜劫道秀遽呼大風吹起益省濟去其靈異多類此

開陽縣志西胡僧能人能生死太宗社勇奇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甦傳美曰此邪法也邪不犯正若呪臣必不奉行僧呪美初無所覺僧自倒更不復蘇

青精雜記真宗朝有王健者汀州長汀人少時獲游江岸至星子縣夜宿逆旅遇道士授黃白術未盡其要後再遇其人於茅山相攜至歷陽指示靈寶并傳以合和密訣試皆有驗仍別付靈方藥劍賊勝之書戒曰君遇人君慎勿輕泄遂夜以伴狂抵柵脫流賊而後供奉官閣門祇候請得權過總兵領聞其異後復留閣下得權乃密於私第鍊成藥銀上進真宗覽之命解軍籍使到承誥詰其事健以師式授教終不敢泄惟願見至尊面陳於是承誥乃為健故名中正俾詣登閣始得召見即授許州散推官正京師尋授武武將軍致仕仍給全俸還高州刺史康州團練使前後賞金銀累巨萬數輝彩絕異不類世寶當時賜天下天慶觀金寶牌即其金所鑄也然中正亦不敢妄費唯開濟貧之舉奉仙鄉今汀州開元寺乃其施財所建也卒贈鎮南軍節度使此近古所未聞也

國老談苑賀蘭歸處有奇志異術景德中真宗召問曰知卿有點化之術可以言之歸真奏曰臣請言帝王點化之術願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可致太平惟陛下用之

浙江通志宋管師範建人年十一入錢明宮天聖間有奇友以紫府符授之祥符初詔赴闕行符水法病實者悉愈賜號元靖後京師大旱詔歸農祈雨而天乃雨正人見生號

蘇州府志孫錫真山人祥符末遭害於鎮州西山書院一日採藥逢入深山見茅茨數間有道士據榻而坐錯再拜道士驚視曰歸道人也當使汝衣食與

之丹砂一塊目授以符曰此可召役鬼神今歲河朔人疫以此符書一符可取百錢既下山依教書符頗驗遂市井戲賣符被執服行至大為大尉王嗣宗所擒歸曰吾非違禁者何過神人教我能令見其祖先先之果因表送閣下補司天監保章正事主符祭後仍書符焚送遂去

羅浮山志宋監書解母章七年前而羅處歲復有所往以金數百遺母曰風氣瘴治所成母費用之兒不歸矣

辟惡張九敬虔歷中居京師雖盛冬車六流注決面基王奇之嘗召見與之酒談笑見王曰將造遊故來別有小技欲以悅王乃索黃紙重疊剪為蜂蝶狀隨剪飛去其數十頃頃之蜂蝶皆來復為蠶

開夏後錢子書以前閣長老言湯保衡遇張洎事刻石於紫中崇寧後失得巨大與與保衡所作保衡傳元祥書與板校崇寧先生之道以誠以正為本可信其不謬蓋護士建寧一十年首據破張書定漢中以慈伯授其延者載出米五十斛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其法相付授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衝酒曰經頭大批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為鎮東中郎將領鎮東太守則所謂張氏者果其人乎今道家書流祀事不可辯云與叔湯保衡傳嘉祐末年京師崇寧寺有衆小童誦道大學生湯保衡書與之遊一日保衡至道學舍有一道士貌魁偉鬚髯甚異與黃巾相投保衡與異之既去保衡聞道曰此道士居隆慶觀夕當是我

古今圖書集成

我國未嘗謂之乃落魄不檢者子何問之保衛曰余居與陸隆基避凡觀之道士皆與之識未始見此人既而保衛頗欲訪之七日保衛至道學舍復見前道士問其所以亦曰避隆基去保衛默然從之入觀門至西廡面沒保衛往追尋之不復見因觀廟壁繪畫有一道士正如所見者其上題云張天師保衛心異之他日乃具冠帶伺於李進之舍進問曰子何所何保衛作以他語答之凡何三日其道士始自外至已若昏醉者與進相見如常日保衛既見正如所畫者遂出拜之稱曰天師道士辭避曰足下無過言進亦笑曰此道士安得天師之稱就保衛再三叩請具述所見道士乃曰請以某日會於某地保衛曰諾如約而往道士見之曰但某日視日十日必有所見可復會於某地保衛依所教視日既久日不復能至十日乃親日中有人形細視之見道士在日中形貌宛然保衛復往會進士進士曰何所見保衛曰見天師在日中進士曰可復歸再視日百日外復有所見可再相會於某地保衛勿泄也保衛如教視之家人以為風狂問之不答逾百日乃見已形亦在日中與進士立保衛乃會進士具談之進士曰可教矣乃為授以符籙可以攝制鬼神進士復不見保衛居太學中書裏一幼子每思之召至其前問其生常見之一日保衛語其友曰子適遇西車子曲見一小兒門有車馬有數婦人始下車皆以物業載其首其第二下車者年二十許頗有容色蓋其士大夫女也至京師者必其妻也子欲乞女就子前舍小飲當召向所見婦人觀之友曰汝子汝子可妄必誤我矣保衛

曰召召其人乃攝其生魂願以為戲耳然必至夜後其腹簾乃召之若夢中至此止可遽觀慎勿近之近之則還不得還其人必死矣遂與友人潛出門過其舍伺少頃聞門中有婦人聲保衛心知乃進所見婦人即吸其氣以線繫其中指既而至友人掌舍命復取酒與之對飲令從者就寢至夜保衛起開門有婦人自外至乃所見者保衛拜之保衛問其誰氏婦曰道某氏女夫自外罷官還京師復問保衛曰此何所也適記已就寢不意至此又疑是夢寐而比等寐差分明又疑疑矣此得非陰府邪保衛曰此亦人間耳今便可歸當勿憂矣命立於前曲與進士至五更始進去人傳保衛其得召鬼之術保衛以進士及第今官為縣令云

東軒筆錄錄談在蜀一日有衛士上謁自言能燒米為白金張曰若能一大燒百兩平衛士曰能之張即市米百兩俾假一火而燒不耗餘兩張歡曰若之術至矣然此物不可用於私家立命工機為一大火燒擊其毀曰無大慈寺殿上公用壽送寺中以酒燒遣衛者而謝絕之人伏其不欺也

范文正公仲淹少貧倅依陳康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術者術甚便人呼范文正而告曰吾善煉水銀為白金一助封諡內文正陳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為陳官術者之子長時而告之曰而立有神術告之死也以汝術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官官以通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諡知然

慈聖光獻皇帝上驚亡悲感甚有表議者自言術術可使死者復生上命該其術處於外苑凡數旬無效乃曰臣見太皇太后方與仁宗宴第白玉環上寶牡丹無意復後人聞也知議妄亦不深罪止斥於郴州蔡水橋進觀詞曰天上玉環花已折人間方士術何施豈謂是也

閑隱括吳志三山曾先生謫為僧於陳氏七載音信不過耳曾於保侯得處一室有道人自稱吳山人謂之曰子思靜之切何不少歸陟曰水陸三千里幾時得到道人曰我與子合命俱上焉以水噀之其疾如風脫曰汝所不可久須臾到某門戶如舊妻令人浴易新衣服曰我便去矣曰歸便去何不去父母妻子乎陞便上馬而行所騎馬足衝簾落乃身在書箱中隨身衣服皆新製者進人亦不見惟留一藥篋中有一詩云一騎如龍送客歸銀絲繫耳步相隨任人未許輕分別不是仙翁豈得知

韋思元求煉金術一日有居士李銳來謁病癰瘻血且甚軍方會客居士遂謝於露上李甚喜起脫赤告去忽不見解其酒乃余金流光彩然然客有解者曰李屬金兌西方屬金銳其金精乎

調護王君善書行天心王法為里人舉其福邪獲符傳法法以授王君其辭曰汝是已死我我是未死汝汝若不吾學亦不汝若

工氏錄錄公先令在金陵有術者自言得黃白術請試之初得二藥卷至云丹砂所化也中令不以為然既而請待明日復至皆先見所見物也而其一當中印一指板乃金銀也其一如滿盛其源而復

寓去者其未則素潔如初遂留一物而去後不知所

適
公言初起某時按一士人前說久忽謂公曰君苦無
若乎求開還錢千餘當爲君化少物公曰錢固有而
難化也經得開過曰銅精者皆可數日持銀十兩至
觀之錢則無與字應應尚在謂公曰君料欲其法乎
亦無所感公笑曰聊試法爾吾無所用意遂之後
月餘其人卒

續明道雜志劉几字伯壽洛陽人自言唐文靜之後
登進士高科後換武官數字遷號知兵某尉河南壽
安時過几時年已七十餘精神不衰體幹輕健猶劇
飲無日不飲酒聽其論事有過人者余素聞其善養
生又見其年老不衰因問語之几舉金手曰我有術
承授子是房中補導之術余應之曰方因小官家惟
一婦何地施此遂不復授然見几飲酒每一飲酒輒
一吸口雖醉不忘也此可以無齒疾補後食少許
物便已一夕與余飲各大醉就寢五更余覺醒起時
人作粥几亦起曰幸而粥待我粥成几曰待我略進
宿酒余起觀之几几以被自覆漸起兩足入之乃與
進粥試空至日略無少苦几最晚音數爲余言之余
亦未嘗學鐘律不能盡記其說猶記其一說頗有理
几言有士人陳賂素者頗以知音自許欲自言朝廷
願定大樂几問其說素謙之已僅几謂之曰此不
足恃也定樂之要在心通而耳聰今樂登黃鐘之鐘
用銅若干當具以三若干銅火齊金曰無少異者結
爲三黃鐘舉而扣之爲三聲那一聲也昭素曰金火
雖均聲不能無幾几曰此須于心與耳知黃鐘而後

可也不足恃也此語有理後數年几遇余於陳凡病
矣無幾阿而卒几有子所與今者任士也頗知其雅
翁之術曰環外醫而已其法以兩手下而暖之默坐
調息至千息而醫融液如泥滑入腰間此術至妙凡
有弟性亦言如此
張文定以補明監學士尹成都曰值某市其門醫李
生因市藥遇一老人相與問訊老人曰今有藥一粒
君爲我送於張公或公不信未肯輕則以一粒烹水
銀候水成金可無疑也李生以藥獻公公素好道聞
之甚喜乃於府第小亭取銀水銀燄火投藥一粒烹
之既烹有聲如湯沸有紅光白烟中起俄頃光曜一
空而鼎中聲亦屢變火氣既開中燂然餅金矣某見
公于思說藥金一兩許公合作四指撮其一公以奉
其父其一與其夫人其一長子其一以自服又夫人
長子皆前服金亦隨葬獨公者獨在思言此時公尚
無恙意今亦葬之矣

神異典第三百八卷

方術部紀事四

葉雍華談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養生之術信之甚篤亦時為燒煉丹甞事而不以示人余鎮福唐書得其手書還元火候訣一篇於蔡君謨家蓋至和間守其母喪時書以遺君謨者方知其持養入鑒熙寧初再罷相守毫州公已無意於世間煥大本著作任蘇州瑞光方以其道東南湖州僧正蘭世鑒祖輩垂著從之得法以歸鄭公聞而致之於毫館於書室親執弟子禮一日且起公方聽事公堂脂殿室中有書數數十其一篇鋪其幾間之左右曰公常手自磨閉人不得與必道方術之言亟使取火焚之執事者爭不得公適至問狀類即告之曰吾先為公去大病矣初亦欲變若不棄者已而意定徐曰無乃太慮乎即不問自是豁然遂有得願曰此非我能為公常師之吾師乃以書傳聞故世言公得法於襄陽人皆共見此言偶然哉如道師為余言親傳於

其師小小本本得其師大本者云爾

談園神宗時早一西僧呪水金明池雲氣散水加黑

僧云羅叉神矣劫重載天神不令下雨但可於某

子由書為黃白術先治一室甚密中置大爐將舉火

見一大菩薩繞爐而遊須臾不見子由以為神仙之術

天使潛省之待其人然後傳子非其人遂不復講

春清祀謝東坡先生初官鳳翔日遇一老僧謂之曰

我有秘法欲以相授幸少憩我廬也披階僧日聞之

太守陳公書求而不與我固無欲乃以見授何也僧

曰我自度老死無日而法當傳人然為之者多因致

勸非公無可授者但勿妄傳食人耳後陳公知坡得

之要求甚力度不可不與陳陳而為之不久果貶官

面歸其法以一藥燬朱取金之不足召者隨其數每

一分入殿朱一錢與金俱歸既出壞則朱不耗折而

金色十分耳題演道老亦詳記之龍川錄云

密院編修居世英之父居西邸者少遇異人得煨朱

法其法取辰錦觀塊砂不計多少以一藥鋪煨煨之

朱已伏火即日用煨火二兩空鑊不空鑊月要用即

取朱銀與足色金對母結成母砂子取煨朱細研以

津調勻塗砂上煨炭十斤鑊砂煨之候火半紫焰

可製藥用也而老居未嘗對人言亦未嘗用一錢也

雖然呼世英笑之曰我之親法世唯語諸魏公矣非

魏公發棄之厚金不可授也我亦不當授汝汝必

分金得幾半而吾有投者不可授也我亦不當授汝汝必

妄求訪以醫養用因器數法皆不能成實世謂蘇法

者授之升語曰親教人緣此而致禍者以戒之

承諸師寶致中為余言任德輝之弟子密隱庵翁人

都離府相問手輪過一道人邀至茶肆手出小囊飄

云吾親官人蓋謂心丹應有年而有所得者今能

施我百錢當以此囊為贈及以水銀一兩投中望早

收取一兩乾銀也任意謂必無此理然者不能違其

請傾德得百錢與之德輝而後取未試試納囊中置

之枕間又夕醉中握手感德則其囊蓋蓋然亦如故

也置之不復視一日德輝須未為用任然收取分

取既歸囊中則堅凝成實火入火烹煉一無從折自

此夕注法最得中不感實者蓋真火升丹所製水銀丹

氣自然凝結但不知出爐凝結之理向使在爐堅

則成爐而取止於一作而已此亦真神化聖力非

塵凡之可憶度有任無要字一累費用非窮窮日復

一星之利於是厚為己奉不歸年一病而卒亦隨

失之也

薛龍閣陵入嘗受異人教秘粉法名丹丹陽者余嘗

從惟湛師訪之因請其藥取藥帛一錢龍閣曰此

此我一月養還資料也此可化銅二兩為銅銀者就

市貨之般工首知我銀可再入銅一錢此書直每兩

必加二付我亦我其藥正止而後光取藥取藥而為

侯銀計百成即投藥甘銀中須銀針計意須如蠟

者膠者銀而以前石提之候情中真足燭銀雖百

火大軟不變也此金所所脫試而不語者後亦許傳

法而服服不却所任矣

之履之日倘良已曾有周旋過而詢其由以飲煎水爲言是解藥知吾病已止休館所成也當取本蓋五中說大試之果效未死倘更以爲希世之遇即往禮謝再三且請其玉之異復懇求其法書曰法固未易傳而再玉爲言可堪來爲公加藥爲之也信取王授金卽辭別歸門臨大河依館成什卽銜投火中曰我初但欲起師之疾不意無藥至此也惜懷恨而歸

法空首是無相師嘗川人與余爲朝家待制沈純誠之季也一舉不第遂絕矣以未出世法固亦苦心燒事者於此山與僧法全壽及點化而全云我德正是點穿耳空曰出家兒宜當更學此若一有彰敗則所喪多矣全曰我法真此止以一藥點銅爲金而所患制銅無法於術蓋袋中攜行或爲人所竊密因出一紙表示空質淺砂也而加重且抄數錢七令空烹之過空不能展計呼全訊之全笑曰人得此融之溪砂也當知質銅即復取白泉少許投之砂始融化出火觀之真金也空拜禮獨雙云日所未見也復曰加延款日歸其術全曰我不惜術但我有前誓且恐起貪人妄費之心反致害福實無益於人也請爲師言其自也我年二十無家爲道人同侶三人共學丹龍歷年無異因結聖元年七月十五日相語曰我輩所學盡於此今當各散行以十年爲期却以此月此日會於此地人無覺是日不至卽道死矣遂舉酒爲約三人者散往川陝各處問我師面二漸轉首之間忽覺至期出聖靈三人者大驚俱集相持歡甚劇數日各出所得方訣較較之內一茅法差忽似

易即試爲之而顏色不藍一人曰我於成都藥市遇一士人待至藥業微云昔世吾我未試也因取則京金矣更相驚喜補市肆中云民金也果復相與與曰常聞京師聚家金肆爲天下第一若往彼市之無疑則真仙術也候候而行至都下十兩錢市肆氏取其家金較之則雖柔而加紫矜卽得高直以歸時其寓相國寺東客邸中復相見曰我輩竊訪半生今幸遇此可以安心無患矣爾一未能免俗則飲酒食肉可畢此主今當共作有兩分以爲別卽市半毫宮羅大嚼飲飲而酒不虞銅汁發火延於屋風勢暴烈不可救撲大馬四至三人者醉甚而我獨微醒徑破破始從人中脫身而出惟有補書善書卽卽投汴水順流而下度過關門下竊始取金肆方在水中即悔過祈天曰誓爲僧及不復再作或遇幹大條事不能成就當務天爲之不取妻爲己用也況敢傳人乎若首座有未了緣事可與衆乘福者我當分藥點治雖百兩不靳也空既語其說亦不敢深過之一旦不告而去後不知所所在其徒二人一醉甚不支焚死一人就捕受杖亦數日而卒

朝奉郎劉均國言侍其父吏部公提官成都行幸中水報一箇偶過渡便基遂脫意求不復卽獲取渡傍棄章基之而渡至都久之偶欲求用領之不復出而斤斤知故也破感之盡成黃金矣本朝太宗征澤潞時軍士於澤中鏖取馬泉厚鑄錢刀造成金幣或以草葉金底亦成黃金矣又旣安僧法空言有款客經於澤山中見一地其泉流甚暢鑄草中徐遇一

草便備破以腹脫磨項之溪消如故旣去客念此草必消深毒之藥取至國中夜宿旅邸鄰房有過人方呻吟林郭客者就訊之云正爲傷疾所苦卽取藥就寄煎一杯湯飲之頃之不復聞聲意謂良已至卽脫其血肉俱化爲水而適帶臥寐呈呈而趨至明客卽主人視之了不測其何爲至且及寢金炊飯卽至過體成金乃密瘞其終旣久經故客至卽共語其事方傳外人也

嘉木匠工沈言其寶墨廬山過僧了希語及丹龍夜宿其處希探徑取一藥示沈玉琥珀色稱取二錢重用木銀一兩同入鐵鍋中以蓮藕之置火上項之作嬰兒聲卽開視以稱稱之并藥成一兩二錢黃金矣希言此是死爐也又言廬山一山寺前有翁儒市餅何爲給而有僧曰出坐其肆凡二十年蔡其翁還日用無過過而錢貨如一一日當語之曰我有乾采法未嘗語人念爾翁婦甘貧於市井且老矣可坐受安過翁婦卽謝而受其方并面作乾來示之數日翁復復餅餅卽進僧房見僧云誠謝老師見惠祕方以休養一老然老夫婦亦自有一薄術自謂不作不食不敢妄享甘心餅肆以畢餘生也乃出藥於僧前取取藥與卽成黃金矣老僧慙惡雖謝翁婦云云二十年神仙俱而不知其凡骨也翁婦既歸明日僧出詩之則空矣

至部與一進士同歡如舊相識進士從容謂公日子有餘德我所說未法當以授子可廣所施也即疏方示公并令市藥與求取未置鐵鏡中以藥少許墊上復以器覆之置火上須臾聞鏡中嬰兒聲即揭起示之未已枯矣公徐取未并以示方表之以謝進士曰我之薄施未足及物要當竭力所致為之並不顧為也天下惻我未有子倘遇吾得一起來之子是吾願也即投采與方濯水中進士笑謂曰非我所及也是歲建常生至年十四始令從其姊丈陳庸器讀書且囑之曰吾待汝十八歲考中上舍高第二十四果於李常事榜中登科如公約也

李樞公僕嗣車李璋之曾孫云其季公雄帥秘藏王先生誦手化金凡遇好事常出而示之且言初長王召徒至為設酒請之曰聞先生能化金可得一見否捷曰此亦戲語耳時半燭獨提令取新瓦一片手投之取所的酒杯盪湯鼎上投瓦其中抄少藥棒上復注滿滿杯酒散湯已耗半取瓦視之則兩角泛湯處皆成紫磨金而一角元是新瓦也又徐杭陳祖備云嘗見呂吉甫家藏書所化藥金重三十兩元是片瓦而布紋仍在也

閩門宣陳氏正云其姻家劉朝請者在鎮江常延顧一道人臨行借取業間鐵鏡云欲道中變酒用既與之數日其子相遇酒上道人以紙數重封執送到囑曰請勿道還至家其母因大笑曰鏡不重百發何用還又封護如此其動也即置之閣底一日取紙作揭既解還之視紙柄有五指痕及縛處皆成

紫雲驚獸獸日暮玩親友無不歡實者蓋是其真氣所化也

道士楊希正善術惜銀貨大如常當每酒酌必引首自娛觀者莫不稱善一日與沈野飲於酒樓月色如畫而酒客不從客有舉酒而言曰今夕月色甚佳杯酒之樂至矣獨恨不聞笛聲也楊場笑曰俟令往取實無所遣也酒再行忽引出笛快作數弄座客皆不知笛所從來徐問之云小術耳乃其左右常竊役使鬼也傳之取物雖千里外立可待但不可使盜取耳子欲學之當以奉授授初收異之連日焚香跪請其術且言吾願欲為先子欲學之當先償於天許僕前無不可者沈與一姓關人同受盟誓而行其教關未滿百日而輒有所犯即夜夢受杖於僕前疑起首發驚數日而卒沈後亦不能舉行其所授而於道人王舉仙或云瀛州人善胎氣之術相州天慶觀李先生一旦至謂之曰汝刺心求道而燒假銀何也舉仙謝誠有之但以備之短無告耳於是乾水銀法非若人世點銅為之以誤後人也李探得出一銀小錠請以是易子所作如何舉仙取以示之範範輕重與李所投無異也即令取取銷子前投舉仙所作之須臾粉粉還元曰豈不哀後人耶舉仙悔謝久之李勉之曰知子不妄用亦欲知此術於子無益耳我且歸後更就汝語也明日功之不知所道

鐵面山藥蔬桂林有轉生嗜酒自云有追術人初不聽邪術也一日偶生亦來夜不離自抱一籃持槐柯出就庭下衆共往觀之則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

入藍狀爭戰之日子何為乎時生曰今夕月也難得我懼他夕風雨樓後墨面此待後念爾來矣天明日取視之則空露弊杓如故衆笑謂其妄及舟行時至平共上江亭上各命僕僕於散席多市酒期醉連會天大風俄日暮風益盛燈燭不得張生曰墨黑不辨眉目矣衆大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謂轉生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軍可用乎轉生為撫掌而對曰我幾忘之微子不克發我意即復走從舟中取置杓而一揮則白光燦焉見於衆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盡如秋夜清夜月也灑灑秋毫皆觀衆乃大拜痛飲遂四散歸生者又酌而收之蓋夜月黑如故始知轉生果異人也

武進縣志劉混康吳陸人幼蔬穠奇矣太和親遇異人授以呪術治病輒愈靈宗聞而召之先是混康居徒間自悅靈驗不致見為靈手移於髮際遂入對陳國京師靈傳一老人有奇術西騎馬店夫先一日往店後採藥囊懷中出一木略如魚狀曰此行南龍也我於玉皇大帝處借來取水一桶以木須靈灑屋壁慢之而去是夜火孫氏先惟笑一廟乃木灑水不至也

溫州府志何居中元靈觀道士唐遇異人授以秘書能制魔即果居者不遠千里求治病立愈名聞京師大觀四年召見宣和殿後藏京師城火患治壽郡獄獄及祈禱於太乙宮皆有驗

處州府志項鍊之子彥昇甫七歲為盜賊誘觀道士龍慶度往汴京九流宮前為逆昌恩恩得符召池中龍慶之挺劍結步瀛水即湧溢有七巨魚浮水

上如北斗之大雨隨沾足

宋史方技傳王仔首撰州人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鄒落七元之注出衡高山能道人未來事政和中徽宗召見賜號冲隱處士帝以早晴雨每遠小黃門持紙求仔書晝日又至急遂得其上乃細書符籙湯沃而洗之黃門懼不自受強之乃持去蓋帝欲祝為宮妃療亦用其說一沃立愈進封通妙先生

閩書道者不知何許人宣和間始至清流縣避運運憲初成運馬狀觀張野青市短橋終日兀坐居數年相合藥治病得者輒愈每入市必大醉歸有尾而何之者但見其行趨酒家據席而酌取金於櫛無餘無欠至春食肆亦如之不則經旬不獲或詰之曰翁無生計自需無善作何狀對曰我能呼錢或不其術曰吾所呼者首深達巨壑入運之物汝若傳之必脫入帝藏禍及身矣登夏縣運士丘居運憲而歸之常獻金一千二百為製衣用翁分取請故司馬特之知數因令居運馬之樓案今日摩頂曰可使顯變不白後居運年八十四髮無一黑曰者獨憐然其類或扣之曰機業時未顯也已有賴者攜女子來遊翁取果如其言

便旋矣果如其言

寧波府志宋朱棣子彥誠歸入初本江南士子靖康初攜家逃難行抵明憲之界萬山曉望第一石堂壁立千仞初視令中經有老父曰此聖公曩也神人居之上有金鼓聲此征狀守其窟不可往也僕曰吾止平地而遇寇必無幸者匿此中未必死於是棄簪持糲治產魚而進居旬有五日絕無可怖者而

古今圖書集成

閩縣秀出泉石清沈真仙者所居望巖實數有異光疑之因棹竹以上得一黑匣鐵鑄甚固一劍橫其外啓之中有書與印言從鬼治病術之術還奉之以去設壇而事之自是役鬼神如反掌最異者能通魂形脈人有病輒問診其夫父則診其子有祟則以法治之無異符籙亦安合沙渺噫奇何其作法往觀焉見其樓案而坐進指於袖裏水於口以桃劍施使而鬼神自至訊問論報若官府然問曰此何法也樓曰非法也問天大數也大衍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成變化者數之方也行鬼神者數之問也樓娶戴氏姪幼子神降於李化張氏言續樓法某日則生戴亦著一道士袖有珠曰上帝使為衛子代夫行法俄入於懷如期不血而生

襄陽府志孫振然名元政字嗣業特金兵厄武當殿宇一空繼與辛酉首登武當復興五龍以梓水續城為民除災數年殿宇悉備高宗召赴闕以符水稱旨勒度道士十人

本明縣志將憲字長生宋唐興間任江西臨江府推官入境時未蒞任遇一異鼓吹者止公問之故云鼓吹時水登即能為患公命過人數鼓吹而行行過復點果少一人公即遣四壯丁將劍二口鐵練二條取天師劍一蛟以出公命護之前行後獲觀猛若四神擊其罪狀乃新之血流里許臨江人士咸驚為神人終公之任無敢以不情事問上欺公者公亦用潔淨潔諸生冰菓饌歸家食之幾不能自存其新蛟符悉於諸生時遇異人指授耳

博物彙編神異典第三三八卷方術部

閩書樂野一名數長江人兵部郎中潮之弟自號野人居天慶觀以遺秘授以致錢之術每欲發指手一振錢輒盈袖益放曠酒施捨貧乏人目為狂僧久爾爾旬荷極告盡母之數日所須幾何母曰多益吾耳則朝獻引新米數十擔從外來母曰雖發見多固好顧安所得錢乎戴曰母非無慮振振價一一如數蘇大無餘母方異之天慶初遷居廬山野人散木監澤入調戲命休更衣挽面而趨忽不見求之弗得明午振即有古曰昨夜有道人抵泊於茲覽其室但見錢梁半壁不復見人詢連官其錢上有一書云弟野以烟霞侶久候不果還辭幾於重有少錢還爾會之仍還所服衣衣與音變人始非人間所有漸感歎久之乃定不却所往

廣信府志劉用尤貢溪人貌奇古而默託壯無所聞道在游南嶽至撫州臨川逢一道人自言是張鶴元與用光偕行用光行為張贊止為之次次長沙張謂曰子事吾動亦久矣向吾僅千數子之數子益加敬吾今去焉有編書授子其義之遂去登殿乃天心五龍焚香宋元間衡州早基碑宇沈作礪夜夢黑龍騰於城隍廟門日視之乃用水辭臥也即延薦而面應即上其事後後嗣而於朝亦應

齊東野語宋文郡王子壽字仲山在京師時其兄子峭喜遊流方士有言公言者能以藥物救貧其人峻然玉樹有小童而不食以少藥物就中謂之納大中須臾積金也謂仲山曰知仲山曰畢音只是戲言焉

異聞錄修齋與令陶家有子得突甚異形也詭笑非

復平日法思之謂歸軍服歷百方終莫能治會天
生癩才家師之癩患吳人舞事之案常聞其名即
寓具狀告曰兒始得病將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
之俱去殆行在水濱遇時日生為木卯人死作幽獨
鬼衆門長夜關索轉符符至自是屢來且言曰仲冬
之月二七之開月登之夕車馬來迎今去放期過矣
未知所處願賜哀憐許諾杜黃從至其家除地為
壇設觀音菩薩像取楊枝器水灑而呪之三繞連而
去是夜兒寢安然明日淨結脚臥坐引引閉口汝居
何地而來至此答曰會稽之東下山之陽是吾之家
古木蒼蒼又問姓誰氏答曰吳王山上無人處殘度
臨風學舞腰浮曰汝卿氏乎慨然而笑浮曰汝無始
以來迷已迷物所為溺於淫邪流風矣乎知無鬼即
脫入魔趣中慙生災害延及亡辜汝今當知魔魔即
警界我今為汝宣設有傍觀秘密神祝汝當隨聽痛
自悔低洗既往過愆返本來清淨覺性於是就立不
復有云是夜謂兒曰齊父之功汝父之虛無以如吾
將去矣後一日復來曰久矣子游惰不能速合願一
舉為為別因相對引蒲既罷作詩曰仲冬一七是良
時月下無絲與子期今日圓錢一杯酒共君千里遠
相離速去不復見
宋軍宗時新學將有雷擊物為產婦所觸不能上升
時鄰至能誦解祝有神謂曰為兩解後祝一通當有
以報謝通于通神投投中各一日祈願順用申祈南
倒用印用機靈空中畫處神忽不見風升天矣鄰
平生喜食饅首過其女語投機為餐時女馳至於庭

天有南勢女欲收而後歸曰爾當無損於菱須臾大
雨鄰望空四向而驚指庭無雨由是遠近之人招之
祈禱如法用印無不立應年九十餘年雖印亦亡今
鄉人祀之於玉筍山承天宮前廟中但號鄰公而已
續文獻通考宋黃昇江人自幼得道法能拘來口
口中運氣練之即成曰金後戶解
杭州府志宋羅微少高紫陽宮夜夢與丁文學輩擁
爐思美醜肥野微少奮袂提手踏銀橋潛至曰降危
物也相與歡醉醉劍騰去棲歸於庵
紹興府志蔡華甫新昌人必染幼警敏略涉書史
為縣從事嘗遇道人授以道術遂能驅使鬼神一日
南偶出遊有道人來其家坐酒持麻袋袋去歸而知
其事即剪白紙二條噴以符水化一白蛇入室去投
其醢魔吸所懸佛像并果器園人哀愁乃叱連之女
黃張文華文華嘗通華甫果器園中有二虎食皇驚走
華甫曰無懼我當呼來即朝伏於地其異術多此類
九江府志朱朝用琮太平宮道士遇道流於雲壺觀
之飲酒既醉道流以刀劍士惡酒飲津和之成墨以
投用琮投之几上鏗然有聲翌日視之紫磨金也
福建通志曹四公其先徽州人也祖從王審知入閩
行成於集賢之香贊出家為公幼有異質昔里中有
神狄每三年社中輒以一人祀不爾則為瘋公焚香祝
天誓欲除之遂往廬山遇異人得符狄止瘡之方藥
竹枝供須至其鄉風雨驟然有金戈鐵馬之聲而
狄已遁然其怪然獨獨為公經於劍擊石甘泉湧出
病者賴以全活自後里社以奉年九十八卒
處州府志徐元增主虛觀道士宋理宗時應節所雪

用粉筆書經紙為五出者連曰翌日辰時必雪及期
果然
浙江通志宋某起長山陰人更名洞一號月鼎師青
城山俗無極及南暨都鄉學傳新術雷能召鬼神
羅叱之責師六年浙東大旱紹興守鄞嚴道致之起
表符覆願曰符能呼雷殺之即陰雲四起雷響大雨
連宗作詩謝之元初見世祖於內殿見世祖曰雷可開
乎起矣即取袖中枝桃撒地雷聲應發又起於雷與
客遊西廂烈日中向空噴氣忽黑雲一片而雨覆焉
人皆異之
南自都來夏士信新吳浮雲宮道士能通掌心書治
石橋主小令曰石現存凡新時時雨無不風應
偶格年字右楚楚楚人有法術能驅雷逐妖故老相
傳其事甚異元至元丙子以安樂功授奉新尉不赴
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七年張易召見和尙有秘術
能役鬼為兵召通制敵人命和禮其將兵與官和尙
同赴北邊
續文獻通考陳可復號雷谷道人至元中得林生
授雷術鄉大旱可復以法驅雲雷大作雨遂決洽
雷王敬謝之元初觀時雖中秋有方士責月可復不
與戲以筆大書符原印烏雲掩月而雨連降客衣
盡濡眾知其為是也入前雷雲雷散月復朗照世
祖召王京師會治足疾乃試其術術愈愈命令止風
雨客有立應後追封為咸明朝太極真人
王天助字致和定陵之蓬萊鄉人學道於袁松溪至
元間天助嘗符咒之雨輒應鄉於新學號為太虛元
靜明先生人

蘇州府志卷之五 風俗志 漢文號於復道人其伯父洪一始爲道士得易與人如則雷雲飛步法稱爲張雷師善說怪之學輒能捕逐鬼物呼致雷而雷即至其友來仕建德末隆宮再任郡之尤孝親造法藥術並究其妙元世祖召入朝召經且有精帳傳命爲平江道錄

元史韓老傳張律卒弟與材嗣爲三十八代韓掌道教新蜀地臨海島南州爲吏特授與材以術治之

蘇州府志卷之五 風俗志 漢文號於復道人其伯父洪一始爲道士得易與人如則雷雲飛步法稱爲張雷師善說怪之學輒能捕逐鬼物呼致雷而雷即至其友來仕建德末隆宮再任郡之尤孝親造法藥術並究其妙元世祖召入朝召經且有精帳傳命爲平江道錄

蘇州府志卷之五 風俗志 漢文號於復道人其伯父洪一始爲道士得易與人如則雷雲飛步法稱爲張雷師善說怪之學輒能捕逐鬼物呼致雷而雷即至其友來仕建德末隆宮再任郡之尤孝親造法藥術並究其妙元世祖召入朝召經且有精帳傳命爲平江道錄

蘇州府志卷之五 風俗志 漢文號於復道人其伯父洪一始爲道士得易與人如則雷雲飛步法稱爲張雷師善說怪之學輒能捕逐鬼物呼致雷而雷即至其友來仕建德末隆宮再任郡之尤孝親造法藥術並究其妙元世祖召入朝召經且有精帳傳命爲平江道錄

行酒以疾醉大主惡便欲爲殺意陰謀思遁脫之說計弄成數又合乃解所佩劍投諸火中既而電擊雷轟烟火滿室須臾息擊死積骸數十其一是

五邑蘇州府志卷之五 風俗志 漢文號於復道人其伯父洪一始爲道士得易與人如則雷雲飛步法稱爲張雷師善說怪之學輒能捕逐鬼物呼致雷而雷即至其友來仕建德末隆宮再任郡之尤孝親造法藥術並究其妙元世祖召入朝召經且有精帳傳命爲平江道錄

蘇州府志卷之五 風俗志 漢文號於復道人其伯父洪一始爲道士得易與人如則雷雲飛步法稱爲張雷師善說怪之學輒能捕逐鬼物呼致雷而雷即至其友來仕建德末隆宮再任郡之尤孝親造法藥術並究其妙元世祖召入朝召經且有精帳傳命爲平江道錄

蘇州府志卷之五 風俗志 漢文號於復道人其伯父洪一始爲道士得易與人如則雷雲飛步法稱爲張雷師善說怪之學輒能捕逐鬼物呼致雷而雷即至其友來仕建德末隆宮再任郡之尤孝親造法藥術並究其妙元世祖召入朝召經且有精帳傳命爲平江道錄

蘇州府志卷之五 風俗志 漢文號於復道人其伯父洪一始爲道士得易與人如則雷雲飛步法稱爲張雷師善說怪之學輒能捕逐鬼物呼致雷而雷即至其友來仕建德末隆宮再任郡之尤孝親造法藥術並究其妙元世祖召入朝召經且有精帳傳命爲平江道錄

蘇州府志卷之五 風俗志 漢文號於復道人其伯父洪一始爲道士得易與人如則雷雲飛步法稱爲張雷師善說怪之學輒能捕逐鬼物呼致雷而雷即至其友來仕建德末隆宮再任郡之尤孝親造法藥術並究其妙元世祖召入朝召經且有精帳傳命爲平江道錄

蘇州府志卷之五 風俗志 漢文號於復道人其伯父洪一始爲道士得易與人如則雷雲飛步法稱爲張雷師善說怪之學輒能捕逐鬼物呼致雷而雷即至其友來仕建德末隆宮再任郡之尤孝親造法藥術並究其妙元世祖召入朝召經且有精帳傳命爲平江道錄

蘇州府志卷之五 風俗志 漢文號於復道人其伯父洪一始爲道士得易與人如則雷雲飛步法稱爲張雷師善說怪之學輒能捕逐鬼物呼致雷而雷即至其友來仕建德末隆宮再任郡之尤孝親造法藥術並究其妙元世祖召入朝召經且有精帳傳命爲平江道錄

蘇州府志卷之五 風俗志 漢文號於復道人其伯父洪一始爲道士得易與人如則雷雲飛步法稱爲張雷師善說怪之學輒能捕逐鬼物呼致雷而雷即至其友來仕建德末隆宮再任郡之尤孝親造法藥術並究其妙元世祖召入朝召經且有精帳傳命爲平江道錄

蘇州府志卷之五 風俗志 漢文號於復道人其伯父洪一始爲道士得易與人如則雷雲飛步法稱爲張雷師善說怪之學輒能捕逐鬼物呼致雷而雷即至其友來仕建德末隆宮再任郡之尤孝親造法藥術並究其妙元世祖召入朝召經且有精帳傳命爲平江道錄

蘇州府志卷之五 風俗志 漢文號於復道人其伯父洪一始爲道士得易與人如則雷雲飛步法稱爲張雷師善說怪之學輒能捕逐鬼物呼致雷而雷即至其友來仕建德末隆宮再任郡之尤孝親造法藥術並究其妙元世祖召入朝召經且有精帳傳命爲平江道錄

蘇州府志卷之五 風俗志 漢文號於復道人其伯父洪一始爲道士得易與人如則雷雲飛步法稱爲張雷師善說怪之學輒能捕逐鬼物呼致雷而雷即至其友來仕建德末隆宮再任郡之尤孝親造法藥術並究其妙元世祖召入朝召經且有精帳傳命爲平江道錄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呪之而驅歷時以天下方亂妖術並興道士禁之即
息呼神召將書使二童持劍入水斬鬼物持其首而
出

溫州府志元梅芹永嘉人能驅鬼出神威蓋其丘木
焚符書中益者披髮負樹水歸以水噴之漸而去
元史順帝本紀至正十三年冬十一月哈麻及禿魯
帖木兒等陰進西天僧於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
操見法又進西番僧善祿密法帝皆習之